

父亲的小瓷厂

□ 刘文秀
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这是父亲写在画盘上的第一幅字，准确地说，这个画盘是他烧制成功的一个盘子。这个盘子可是举足轻重，轰动了学校，此后无数期待的目光尊重地投向父亲的小瓷厂。后来这个盘子成为了主打产品，据说最多一次订出去一千多个呢。父亲说烧制它当时只是为了做实验，他看到心爱的学生们，想到鲁迅先生的《自嘲》，忽有爱子同感而选了这两句诗，并未在意其深刻的含义，不想后来大家都因喜欢这两句诗而订购瓷盘。

两间教室前面围了三面墙，院子加了一个大铁门，这就是学校给父亲的艰巨任务，建校办小瓷厂。目的是解决学校建设所需经费不足以及教师家属的工作问题。

父亲离开我整整二十年了，我不太习惯用烧纸这种方式寄托思念，却喜欢躲进记忆里寻找快乐时光。思念总是能开启尘封过往琐事的那道门，有没有意义往往不那么重要，进去逛逛就很好。

震后的唐山百废待兴。父亲是一名教师、年级组长，纯纯的温文尔雅一介书生，一件白衬衣总是干干净净。父亲不仅长得文质彬彬，说话也从不急躁，可是别的老师搞不定的刺儿头学生，到他这里基本就都驯服了。因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成年后都喜欢过来看父亲，我家总是整栋楼里最乱乎的，我也最喜欢在这时候看热闹，听故事。

父亲会亲自给他们做饭，光盘行动是老

规矩，父亲说不怕不够，不够可以再做，剩下浪费就不行。他们会找到我家最好的酒来喝，然后讲自己的喜怒哀乐给父亲听，喝多的也有，径自躺床上去睡觉，父亲也不管。有的还搂住父亲回忆趣事，有时让父亲笑得岔了气：“兔崽子管不了你？”

记得有一个考上飞行员的学生回忆说，他那时不爱上学，喜欢留长发跟学校对着来，班主任气得捋胸口。一天父亲在教室门口等他放学，把他带到了我家，桌上摆好了饭菜。那时我家就在学校院内，所以我的记忆里父亲好像除了吃饭在家，都是在上班。“吃了饭把头洗了我来给你剪掉”，他一脸正经地学着父亲的口吻，仿佛是前几天刚刚经历过一样，“老师说简单直接，从来不训斥我们。”这位飞行员大哥哥对我说这话时露出好幸福的表情：“我现在还记得老师语气温和，好像把我的气势给化掉了一样，只能乖乖地听话照做。”他继续回忆并学着父亲的样子说：“你的头发很好，长发可以留，前提是你要好好学习，考上重点高中再考上大学，这样你留长发的资本就差不多够了。”“啊？我不爱学。”“不爱学？长发也讲个发型，你看你选的这个儿，没有美感。”“学习好了就有美感了？哈哈——”“你可以试试，坐下，我给你理发了。”“从那以后都是我上赶着去找老师理发。”“哥，这回你可以留长发了。”“我不再调皮地说。”我选了最帅气的发型，板儿寸！”他捋着浓密的青黑的

头茬儿，把头倚在父亲的肩膀上，逗得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

另外一个哥哥学习很刻苦但成绩就是不好。“老师您是怎么知道我挨打的？”“别人都挽上袖口，你呢？胳膊挨着书桌就咧嘴。”父亲经常骑车去家访，他不会提前说原因，就是为了了解这位学生的家庭情况，父亲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。一次考试后放学，父亲用自行车载着他回家，放车子的空档，家长已经拿着家伙打出来了，那位哥哥吓得躲到父亲背后，而落下的“武器”全部砸在了父亲的脸上，鲜血立时流了下来，染红了雪白的衬衣。“您当时护着我喊出的‘住手’连我都吓一跳。”“你父亲是想让你完成他的梦想，不想让你也做木匠。”后来这老哥俩成了四十年的挚友，而这个哥哥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车工，一个穿白汗衫都不会污染的车工。

这些有趣的回忆太多了，每当孤独时我都会拎出来一些嚼嚼，奇怪，父亲也从没有刻意教导过我什么。

父亲不仅文章写得很棒，还写一手娟秀的好字，书法也是童子功，每年过年家家户的对联都是出自父亲的墨宝。就为这，校长又给了他一个厂长的头衔，让他一边抓教学，一边建工厂。

父亲往家里拿的最多的是各种奖状，他把它们规规矩矩地放在纸箱里，从不摆在外面，他说这里装着的是信任和责任。

寒露思父

□ 和瑞

这痛苦与艰难。想象着他在异乡独自忍受着伤痛，却还牵挂着家里的每一个人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，疼得无法呼吸。他的坚强，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，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，又满是心疼。

1997年7月，那是我人生的新起点。父亲用他那饱含期望的眼神看着我，深情地嘱托道：“务必听领导的话，认真工作别马虎。”那简单的话语，却如同明亮的灯塔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在他的严厉要求中，我分明感受到了那深沉的父爱，那是对我的殷切期望和无尽关爱。

2005年五一，一幅温馨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眼眸中。父亲和可爱的孙儿在自来水旁尽情嬉戏，孙儿那清脆悦耳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父亲脸上洋溢着的笑容，如同温暖的阳光，能融化世间所有的坚冰。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那笑容显得格外珍贵，仿佛是世间最璀璨的珍宝。

2009年国庆，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时

刻。父亲在生日这天满心欢喜地买了一台冰箱。他早早地出门，四处寻找朋友商量价格，当价格商妥的那一刻，他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他乐滋滋地回家，满心欢喜地准备做一桌丰盛的菜，与国同庆。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父亲心中对生活的热爱，对国家的深情。那满满的喜悦，仿佛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2014年国庆，全家齐聚在庭院中，拍下了那张珍贵的全家福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那幸福满溢的画面，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那温馨的场景，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回忆，每当想起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。

田间，烈日当空，酷热难耐。父亲却在田中辛勤地除草，汗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，不断地从他的额头滚落。他那娴熟的技艺令人赞叹不已，他轻轻翻动杂草，根便整齐地朝上。他一边劳作，一边言传身教，将干农活的经验耐心地传授给我。他那勤劳质朴的品质，如同刻在骨子里一般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。

稻田放水时，父亲总是怀着一颗善良的心，谦让着他人。他的善良就如那温柔的春风，轻轻地拂过每一个人的心田，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他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着善良的真谛。

儿时，我玩耍晚归，捡到一个小簸箕，满心欢喜地拿回家。妈妈看到后夸奖了我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可父亲却一脸严肃地询问来处，告诉我即使是捡来的东西也要还回去。那一刻，我心中虽满是委屈，但在妈妈的耐心疏导下，我明白了他人之物不可取的道理，也体会到了丢者的焦急心情。父亲的教导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，让我懂得了做人的根本。

儿时，父亲还教我牵商、赶车的技巧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要果断，他与牛沟通时也有独特的妙语。我们一起割嫩草、加好料，关心着牛儿。一同割草铡草，喂牛清圈，

念你

□ 孙斌

税，而且还给大伙分粮食补助，共产党多好啊！这些话，姥姥经常挂在嘴边，哪怕是到后来她只能在炕头上坐着，她也一直在重复着这些，说到动情处，她会哽咽着，眼里泛着泪光。为了平复她的心情，我会和她聊天，转移话题，然而，兜兜转转她还会回归主题。

“姥姥，你给我唱首歌吧。”

“中，唱什么歌啊？”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》行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

我正要纠正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叫做《读毛主席的书》，但“啊”字的声音刚落，在没有任何准备工作的前提下，姥姥便开始清唱。我随即一想，算了，随她吧。姥姥能记住的东西不多了，颂党恩、念党情，她却能永远记在心上。

“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，千遍那个万遍响下功夫，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，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……”

“姥姥，停一下吧，咱们歇歇嗓子，你已经唱了三遍了。”

“是吗？可我还想唱。”

“那就再唱一遍，唱完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唱。”

姥姥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光，似乎扫尽了眼底的浑浊，好像一个孩子被否定后又获得认可的样子。我有一点点恍惚，以致于哀伤，这是我印象中曾经一直都很要强的姥姥吗？这都要自己亲手去做，什么都能自己亲手做好，而此时的姥姥，除了我的姥爷和念党的好，她什么都记不住了。

是的，姥姥的记忆力每况愈下，好像藏了一块橡皮擦，擦掉了很重要的信息，甚至亲人。我担心姥姥忘记我，我希望她的次数与日俱增。每次，她都会慢慢地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，然后说道：“哎哟，这手咋这么凉啊！”我告诉她这是斌的双手，斌的双手是凉的。如果我不说话，她的手就不会松开，或许，这就是血脉相通吧。

温度传递给姥姥的是凉的，为了增厚她的记忆，传递给我的是暖的，为了润泽我的情感。

在生命旅途的后期，姥姥更加地喜欢唱歌，对着镜子，对着挂历，对着毛主席雕像，

“北方瓷都”是现在的说法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少有地方定义，只是因为唐山土好煤多，烧窑造瓷器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主要经济支柱，所以此项技术比较普及。

那时的工作都是要实干的，不容得找理由走形式。盖窑、请师傅、买材料、贴花纸、销售成品，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组织的，只知道去那个屋看他往瓷盘和盖杯上写字，那个屋子里味道很大，刺鼻子。

父亲只进骨质瓷的白胎瓷，然后在上面写字、画画、贴花纸、描金边啥的，现在想想“小瓷厂”叫做“陶瓷加工厂”好像更贴切。除了从天津请来一个伯伯画画，其他人都是学校老师的家属们。描金边的、贴花纸的、烧窑的、算账的，都各司其职，真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小瓷厂是不缺销售员的，学生的家长、教师的亲戚都成了销售员，那个时候自发的力量很强大，推动和鼓励着这些“能工巧匠”不断出新，由画盘子、盖杯、茶壶到小饭碗，又到成套的餐具，一时间掀起了全校总动员的热潮。连我们这群家属院的孩子都时常帮助干些活计呢，精诚团结、同舟共济的感觉特别快乐，那时的人们将无私奉献视为无上的光荣，没有加班这一说，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原因？对喽，抗震精神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重建家园。

所以这个小瓷厂的建立如同一轮明月，用微弱的光芒增添着大家的希望。

那些日子充满了温馨与快乐。那一幅幅画面，如同电影般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。

2015年国庆，父亲在病中思念着他的老友。那是同村的挚友，虽已搬到韩城，但他们之间的情谊依旧深厚。父亲想去探望老友，心中满是期待。他精心地准备好礼物，米和油都是他用心挑选的。尽管心中有担忧，但他还是毅然前往。在车上，他健谈无忧，露出欣喜之色。相见的那一刻，两人泪眼相对，回忆着当年的点点滴滴，温馨满溢。匆匆一小时后，父亲返回，可那意犹未尽的神情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

然而，2018年10月8日寒露之时，父亲如清晨的露珠般消逝，永别凡尘。如今，菊花在寒风中傲霜绽放，父亲就如这菊花般高洁，在岁月中绽放着属于他的光芒。他善良如春风，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；他忠诚似磐石，为家坚守，从未动摇；他质朴若大地，默默耕耘，毫无抱怨；他勤劳像蜜蜂，为了生活忙碌不停；他坚毅如松柏，面对困难从不退缩。他话语虽不多，却用行动诠释着爱与担当。倔强的背后，是他执着坚守的原则。

大雁南飞，似在诉说着离别。父亲如雁般忠诚，带去了我万千缕思念。回忆留存心中，永不磨灭。

父亲虽已远去，但我心中满是遗憾。遗憾未能与他有更深的交流，总觉得理解和沟通太少。思念如汹涌的潮水般不断涌来，我多想再与他坐下来，好好地交流，倾诉心中的话语。他的无私与伟大，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父亲虽已离去，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心中。我会传承他的善良与执着，如光如火般热烈。感恩父亲的教诲，思念如潮涌心田。在回忆中缅怀，在思考中前行，让父亲在那边安息，和和美。父亲的爱如璀璨的星辰，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。他是我生命中的灯塔，永远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。他的品质如璀璨明珠，照亮我人生的道路。我会永远怀念他，思念他，让他的爱永远在我心中流淌。

无时无刻都会身不由己地唱起来，越唱越兴奋，越唱越激动。其实，她只会唱这首歌。我想，如果记忆有颜色，姥姥的记忆一定是中国红。

姥姥念着党恩，我念着姥姥。

去年的端午节，姥姥走了，带着她的坚强和她的歌。我跪在棺前，脑子里回想着关于姥姥的点点滴滴，越来越快，逐渐连接成纵向的轴线，延伸到记忆顶端，让泪水在眼眸深处打转。母亲说，姥姥这一生很苦，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日子过得拮据，自己受尽了各种委屈，却总能把一切美好都留给孩子们。我安慰母亲，姥姥去了蓝天之上，追逐她的信仰，在那里，她过得很幸福。

会的一定。

姥姥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，我时刻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传承并发扬着姥姥的红色精神。有人说，思念像风，能带你去到想去的地方，见你想见的人。起风了，我看见姥姥唱着歌笑了……

姥姥，人生路漫漫，愿陪我一程，我念您一生。

过大江

□ 扎兰·成吉思

江河养育了万物生灵，江河也是时间和空间的界线。界线是天堑，也可以变成通途。

婉丽浅秋似清唱，缤纷色彩好时光。难忘，战火燃烧，硝烟弥漫，中华儿女历经考验。

过嫩江。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后，中国抗日爱国将领马占山（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，祖籍河北丰润）决心抵御日本侵略者，通电全国“坚决抗日，誓不屈服”。面对日军进犯，他英勇地组织军民在嫩江、松花江两岸奋起抵抗，“江桥抗战”，首战告捷，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，为保卫国家、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过长江。在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积极部署江防，企图凭借长江天险，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。1949年4月2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，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“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全国人民，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”。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湖口，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，分三路强渡长江，4月23日占领蒋家王朝的巢穴南京城，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。那是气势磅礴、摧枯拉朽的百万雄师过大江。

跨过鸭绿江。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“敢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”当年，中国曾郑重告诫美国，不要越过三八线。不听话，那就出兵教训一下“纸老虎”，维护世界的秩序、和平。经过浴血奋战，这场战争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非凡的民族血性，让全世界再一次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刮目相看。

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跨过了无数的大江，经过了无数的险滩，从来没有畏惧过，过去不怕，今天不怕，永远无所畏惧！

而今，又到了重阳时节。再读1929年10月毛主席写下的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，感慨万千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

家事断舍离

□ 刘红娟

最近读了日本女作家山下英子的《家事断舍离》一书，接触了新的理念，正好利用国庆假期把学到的理念实践一下。

“断舍离”的理念就是把不必需、不合适、过时的东西统统舍弃，并切断对它们的眷恋，过简单清爽的生活。

从生活用品开始吧。我先选择整理衣橱，把衣橱里的衣服、鞋帽、围巾、袜子都拿出来分类，先按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分，心里默念一个原则：“两年以上不曾用过的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垃圾，必须大刀阔斧丢弃。”于是，本来感觉高价买入，舍不得丢弃，又感觉过了两年没穿的，占着衣橱空间的服饰，都装进衣袋送人。然后就是把衣服按季节分类，春夏秋冬的衣物分别放在不同的橱子里，怕叠出褶皱的挂起来，不怕的按照整理衣服的方法叠放在储物盒里，保证拿任何一件都不会弄乱其他衣物。衣橱整理完毕，共舍弃五大袋衣物，还翻出了不少一度不知所踪又异常想念的衣物。这下，大脑马上清晰起来，看着井井有条的衣橱，干净整洁的衣物，心里别提多舒服了。

整理完衣橱，再整理书橱。书的分类按照名著、畅销书、杂志、业务书籍分类，同一类别的书放在一起，便于查找使用。书橱的抽屉里面放的记事本、纪念品等按照停车场的规矩摆放，保证拿哪一个，也不会碰到其他的。床头柜里的物品也是按这个“停车场”原则摆放。

茶几、餐桌、书桌上的物品越少越好，坚持“非必需不开放”原则，把各类用具都收纳到抽屉里，让人目之所及没有多余之物。厨房、厕所的台面也是如此，而且，保证台面没有污渍、水渍。

七天假日，我一边整理一边做记录，还画了整理图，发给朋友们分享，获得了大家的称赞，心里美美哒。我暗下决心：今后，一定要坚持“断舍离”，把生活过得惬意舒适，无限美好！

夕阳

□ 袁诗扬

看着天边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洗去了一身铅华。那一刻没有尔虞我诈，那一刻仿若盛世繁华。

回首过去，我们在夕阳下观鸟，在学业上争霸，我们总是意气风发，历史的奇迹由我们来创造，人类的谜团由我们来解答。

仰望天空，是灿烂燃烧的晚霞；俯视大地，是无尽绽放的鲜花。我们满怀期待，昂首阔步，不负韶华。

寻找秋天

□ 赵炳霖

假日里，我们去承德市兴隆县寻找秋天。秋风轻拂，金黄的画卷缓缓展开。枫叶如火焰般燃烧，一片片落叶在空中起舞，最终亲吻大地。天空湛蓝，云淡风轻，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
过了青松岭隧道我们就上山了。山路蜿蜒陡峭，边上就是深不见底的山崖。我们到了一个农家院，停好车，我和妈妈去山间小路上闲逛。我们闻到了一股清香，那是一簇簇顽强生长在山体石缝中的小菊花散发出来的，我采了一朵准备做叶子画。我们回到农家院时，菜也上桌了，有清炖鸡、水豆腐、野菜和炖小鱼等。我最爱吃的是炖鸡，鸡肉又鲜又肥，而且是纯粮食养大的。

下山时，我们边走边停，山间寻找美丽的叶子、果子和苍耳。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一大串山楂，可是它像断了线的红玛瑙散落一地。我们的车子穿过返程的隧道时，那美丽的秋天画卷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